

原野之歌

长篇小说

心岸

X I N A N

原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apublish.com>

原野之歌

心岸

X I N A N

人生有涯爱无涯
生命有岸心无岸
——题记

原野
著



中国文联

www.cflac.org.cn

www.cflac.org.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岸 / 原野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90-0331-9

I. ①心… II. ①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8281 号

心 岸

作 者: 原 野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曹艺凡

责任编辑: 邓友女 王海腾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鸿艺工作室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68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wanght@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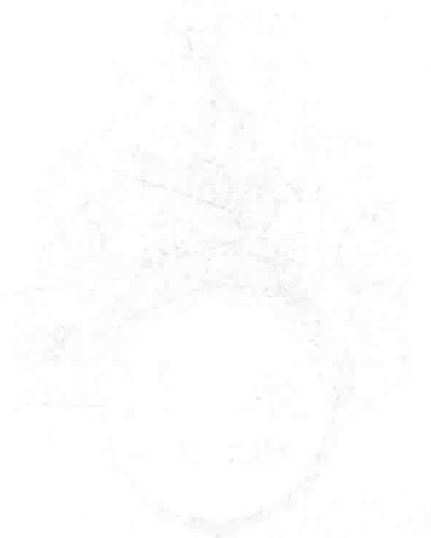
字 数: 570 千字 印 张: 33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331-9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生有涯爱无涯，

生命有岸心无岸。

——题记





人生有涯爱无涯，
生命有岸心无岸。

——题记

一场水灾来了。一湖的水没有了边。一村屋没有了岸。

远处，芦苇荡沉倒了，茭草窝泡涨了，青头鸭飞跑了。一天一地的湖水里摇晃着没有根的村庄。几只木筏子飘在水上。

近处，一湾的死猪漂得惨白。几只鸡婆子歇在村口的老槐树上。

洪水过后，湖岸出来了。

岸上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房屋。官湖垵的洪水刚刚退去的时候，新民大队到处都是一片惨淡的水荒景象。一条脱圈的水牛在村头晃悠，几只饥饿的黄狗四处串溜。胡家剏子那棵老槐树还在，歇在树上的几只鸡婆子不见了。老槐树身披青苔，帮人们指认陶一佬村的方向。

这个地方又叫新民大队又叫陶一佬村。村是原来的，大队是现在的。这个村庄是银湖岸边著名的袖珍村。在小湖口区的自然村档案里，陶一佬又是村史记载时间最长的几个湖岸村庄之一。翻开村史，简单的文字记录了“陶一佬”的来历：

明末清初，光棍坡人户8家，丁口48。人丁37，女口11。光棍坡三坡成梁，田地20顷，梁下胡家剏子为胡氏大姓所居。清乾隆51年，光棍坡人户19家，丁口78。人丁56，女口22。陶氏成大姓，生衍9代，出富贵一佬，收田地七成。



光棍坡改称陶一佬。光棍坡三坡梁地荒废，成为陶一佬村祖坟地，得名高宇台。新中国大跃进年代，陶一佬划归小湖口区红星人民公社，改名为新民大队，全村建制三个小队，人口 113 人……

走进村庄，会听到有人家里传来哭声，一阵一阵的。这是水灾带给人们的悲泣：肆虐的瘟疫夺走了一些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小孩的性命。在一栋四壁通风的两间茅草房屋里，湖水漫过神台的痕迹还清晰地印在堂屋中柱上方，一位中年妇女猫着腰，正在堂屋中央刨着地上的土疙瘩，看样子是在平整屋里的泥巴地坪。

这家户主叫齐德良，水灾时是新民大队三小队的队长。

齐德良从小父母双亡，是堂叔把他抚养成人，帮助他盖了这两间茅草屋安置完婚，茅屋里的中年妇女刘氏是齐德良的堂客。刘氏为人胆小怕事，克己待人勤俭持家。与齐德良结婚十三年为齐家生下了三双儿女，依顺序排列为：长子齐天红，长女齐年桂，次子齐天明，次女齐闰桂，三子齐天斌，三女齐秋桂。

临近中午，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匆匆地从齐家大门跑进屋来，抱住刘氏的大腿直喘气，好半天才战战兢兢地说：“小伯，我怕。”

小男孩叫齐天明，是齐德良的次子，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按地方上这一代人的习惯口语，齐天明这孩子应该把刘氏叫姆妈，但他这样以齐家堂侄的身份口气喊亲生母亲叫小伯也是有说法的。通常，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应该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齐天明这孩子却在他娘胎里多呆了一个月。齐德良在儿子落地三天后专门请了周易先生来卜卦算命，周先生说这孩子的命相与众不同：一个是他跟家里的兄弟姐妹生分，说他打小就不会跟自家孩子一块玩，长大了会离开齐家远走高飞；二个是他命中要越过三个女人，到了第四个才会成为命中人；三个是他的心魔脱身会很迟，成婚要过不惑之年……齐德良倒是半信半疑，可刘氏却急坏了，请求先生给个化解的办法。算命先生说要化解也不难，必须是齐家满门同辈改口过继。过继好理解，就是把自家儿子过房给没有儿子的同宗做后嗣。可算命先生又说了，这孩子还不能真的过继别户，只能选一户同宗堂叔堂婶改口叫亲爹亲妈、把自己的亲爹叫大伯、亲妈叫小伯了。满门改口过继还必须是同族同声，除齐德良的六个孩子全部跟着改口之外，与齐天明同辈份、三代没有出户的孩子都得跟着改口。好在齐姓家族不大，在近亲中一

共只有三户十三个孩子跟着改口。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在齐德良的六个孩子中，刘氏还最喜欢把这个儿子带在身边。

“小伯，我怕。”儿子兢兢战战地又说了一边。小孩子的话刘氏也没有太在意，她背对大门埋头忙着手里的活说：“你又野到哪里去了，还不帮老子做点事。去，把外面阶檐的撮箕跟我拿进来。”孩子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似的，紧张而小心地说：“小伯，隔壁兰兰死了，她姆妈哭、哭的一点眼雨都没得。是不是她们家好过，兰兰有新衣裳穿呀？”刘氏瞅了一眼儿子，根本不理睬儿子在说什么：“你听见我说话没有，去呀！快去阶檐把撮箕拿进来。”齐天明用小手合着个喇叭样，凑近刘氏的耳朵说：“小伯，我要是死了，你是不是哭的好伤心啊？”“你格憨巴东西，为么家说这种鬼话。”刘氏伸手迅疾打了儿子一巴掌，儿子呆呆地望着她哭了起来。刘氏旋即又把儿子搂在怀里，自己也哭了。

刘氏抹了一把眼泪，说：“小伯手重，打疼了吧？来，我看看。”

齐天明这孩子人虽小，性格倒是跟他爷老子一样硬得很，刘氏也不是第一次打他，平时却很少见他哭过。儿子这一哭刘氏还以为失手打重了他，赶紧为儿子抚摸刚才挨巴掌的后脑勺。“跟你说不要一个人出去玩，就是不听话！去，跟天红他们一起玩去。”刘氏说着，又去干她手头上的活去了。刘氏心里一直惦记着算命先生的话，平日里总是催齐天明跟自家的孩子一起玩，可这孩子跟家里的弟兄姐妹们还真是不伙群，总是一个人玩他自个的，要不就跑去跟别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这其中跑的最勤便的算是村会计方焕久家，他和方家的两个女儿比自己家的亲姐妹还要好。去年冬天，方家的大女儿方思思在一场大雪里落到湖里淹死了，他和方家的小女儿方思情在湖岸的雪地里还哭了好久。方思思被湖水卷走了，这孩子再也不敢去湖边玩了，他说他怕看见那里的湖水。现在隔壁的小伙伴兰兰病死了，他又亲眼见到了死人的恐怖情形，这怎么不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心生恐惧呢。

一场水灾的变故，几家生离死别的哭泣，从小饥寒交迫的日子给一个八岁孩子的心理承载也是太重了。幼小的齐天明似乎就开始懂得：只有穷，亲人才会伤心；只有穷，才有姆妈的疼爱。要不，兰兰活着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摆显她的新衣裳。兰兰死了，她姆妈怎么总是干哭干喊着：儿啊，你有新衣裳穿呀，有饱饭吃呀，怎么舍得丢下你的姆妈呀……



自那以后，齐天明和方思情便成为了两小无嫌猜的伙伴。

齐天明从小就是村里有名的调皮蛋，小学三年级时就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了村里小伙伴们的孩子王。他在外面是孩子王可在家里却是天天犯错天天挨打，就是那种犯错挨打改正再犯的犟犊子。他的启蒙老师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坦白痞子”。因为他太调皮捣蛋了，有几次还险些伤了性命。在他爷老子当队长的时候，队上只能种社会主义的田，决不能赚资本主义的钱。村里穷了每年都没钱分红，没办法只好想穷法子了。建个土窑烧砖分给大家盖房子吧，这也算是一桩造福的事情。于是，齐德良便带人在胡家刮子开挖窑口，大人刚离开休息一会，齐天明就带着一帮孩子在窑口上比赛往下跳伞。小伙伴们都不敢跳，他第一个跳下去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他用右腿粉碎性骨折的代价换来了小伙伴们的尊敬，他的孩子王就是以这种“英雄”行为换来的。

上初中的时候，齐天明知道了方思情和死去的方思思姐姐都是孤儿，是膝下没有生养的方焕久夫妇再续了她的父女娘亲。也许是天性，方思情从小就很懂事，她总是处处悉心地照顾齐天明这个粗枝大叶的倔强男孩。后来，齐天明上了大学，从此离开了他和方思情生长的村庄。岁月本该尘封已经过去的日子，齐天明和方思情的人生道路也本该由此岔开。可谁知，命运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牢牢地锁住两小无猜的性灵，齐天明和方思情终于没有挣脱开来。

方思情结婚后，和丈夫范四海一起去了南方打工。没想到第二年秋天，她的丈夫范四海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她只好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回到老家。回村后，方思情一直木讷呆滞神志惶惑……几个月之后，命运终于把她推进了苦难的深渊——她疯了，彻底的疯了。村里的老人说，像她这样见到男人就傻傻地流口水，这就是典型的花痴病。还说这种花痴病已经点了天灯，是没办法治好的。

落花无绪，流水有声。残酷的事实逼着人去面对，风烛残红的方思情成为全村人的话题：真可怜，太作孽，死心眼，活受罪……在村里多事的人们正等着看方家和齐家的把戏时，在省城上大学的齐天明主动送上门来了，他居然直接到方家认领了方思情的女儿方小贞。这下村里就议论开了，有人说齐家穷看中了方家的几间大瓦房，有人干脆说方小贞就是方思情跟齐天明怀上的种……

任凭你说什么，齐天明既不害怕也不作声。反正他在外面工作又不是天天呆在村里，一年也只有几节放假回来走走。齐天明脾气虽硬但心眼却很好，他

不想让村里人看到方思情的情形无休无止地重复她的话题，便和她的养父母商量，由他出钱把方思情送进康复医院治养。从那以后，齐天明回村的时候便把心思都放在女儿方小贞的身上，他和方思情的养父母共同担负起养育方小贞的责任。久而久之，他们便自然组合成了一个家庭，除了方思情他们什么都不缺。一家人默然而许休戚与共。齐天明只要有机会回去，都会尽量去医院看望方思情。

方思恩和方思情姐妹的苦难，在齐天明心里埋下了一个心结。两小无猜的过往，两代孤儿的现实……齐天明唯愿苍天保佑方思情早日康复。他甚至想，如果岁月能够倒流，他一定要留住方思情的记忆；如果人生还有第二次，他希望自己和方思情都不要长大；如果生命可以替换，他愿意以自己的血肉复活范四海的身躯……然而命已注定，方思情始终没有清醒回来。在女儿方小贞十八岁那年，方思情终于油干灯灭，永远地离开了她珍爱的人。命运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折磨得像一根干柴了，上天还要作一把火将她燃为灰烬……

人生有涯爱无涯，生命有岸心无岸。方思情化作一片白云飘走了，带走了齐天明的心结，留下了女儿一颗孤独的心。

岁月的尘埃总想抚平季节的创伤，可一年四季却总是要如期来临。方思情三年清明祭祀到了，按村里的习俗，做完亡人满三年清明祭祀后，应该回家最后一次叩拜亡灵后即撤掉灵位。就在做完祭祀离开墓地最后回眸的那一刻，天空开始落雨了。一直默默无声的方小贞猛然扑到妈妈的墓碑上，不顾一切地哭得死去活来。一家人在雨中陪着方小贞流泪。齐天明望着方小贞泪雨涟涟，心里默诵着师妹的碑文：断肠时节，落下一场雨。我在你门前，注解前世的记忆。沉睡的你，在沉睡中安息。你把一个雨季，留给了大地。我把我的哀噪，刻进你的墓志：我将去你那里，你却不再归兮。

……

回到滨海，齐天明一天到晚闭门不出。欣慰的是如今方小贞也已长大成人，明年大学毕业就要参加工作了，这也算是给故人一个交待。本想以后的日子也该一天天地平静下来了，可谁知一周之后，齐天明突然收到方小贞的一封亲笔信：

齐天明：请原谅我第一次直呼你的名字。从我记事起，我叫了你千百次的爸爸。22年来，这份亲情的呼唤倾注了一个女儿对爸爸圣洁的爱。可谁知这

背后竟是一场天大的不幸，当我弄清真相之后这才明白，这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的一种莫名的情怀，如此凄楚而坚定的因果本该归依的情愫，竟然在今天才得以释怀。想我从咿呀学语起，就应该开始了追寻你和妈妈的事情。直到今年清明，奶奶才把一切告诉我。原来，我和苦命的妈妈一样，都是风里生来雨里长的孤儿……

齐天明，从今天起我不再叫你爸爸了，因为你早已成为了我生命的唯一和全部。22年的教养，恩比天高情同海洋，我无以回报。现在，我已追寻你的脚步来到楚汉大学，选择了读你一样的专业。我想，你应该是得偿所愿了。记得三年前我第一次去滨海，师姐跟我说，你让我学新闻专业是因为怕我孤独，想帮我选择一个热闹的社会化职业。她告诉我，是你说做记者接触面广学习机会多，最主要是不寂寞。现在，你的大师妹不幸走了，可她是你的师妹也是我的师姐呀。你悲痛我也和你同悲陪你流泪。我的悲痛不仅悲痛着你与师姐的悲痛，我还悲痛着你和妈妈的悲痛啊。那一段时间，我已经到了无法自己的地步。上天为什么这么不眷顾有情人啊，妈妈已经给你留下了一段缺憾的记忆，我和妈妈已经拖累你踽踽独行孑然半生，老天爷为什么还要抢走你心爱的师妹……

自从师姐撒下我们走了之后，我从她的墓碑上一次又一次地念着你寄给她的心语：“我将去你那里，你却不再归兮”，我的心都是碎的。是清明的小雨把我淋醒了，我在你给师姐写下的墓志铭里读懂了一份再世情缘。我越来越刻骨铭心地感觉到，我的命好像是随了师姐的命，一切都好像是为她而生。如果没有你，我的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我在这个清明的小雨里，感受到了万分的孤独和恐惧。请你看了我的信之后千万不要抛弃我，不管千错万错，错都不在你我。我刻骨铭心地记着你千百次对我说的那句话：I love you！现在我已经长大，我要把这句话加倍地偿还给你。不管你怎样想，我都要告诉你，小师妹的生命和师姐一样，今生只属于你。

你的小师妹

读完方小贞的信，齐天明的心仿佛被夜莺啄噬着，汨汨地淌着血。这不虞之音使他感到诧异的同时，一张灰色情网再度撒向他的命运。蓦然间，他感到衰老已经提前降临到自己的生命。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序
240	229	212	187	169	148	127	110	89	69	48	29	17	1	1

尾 声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498	485	458	439	415	405	392	362	343	320	302	280	260

第一章

洪湖

时值暑假，在人们记忆里含糊不清的某一天，结束大一学年的齐天明离开武汉大学回农村老家看望父母。百里银湖近岸的陶一佬村是齐天明的老家，这里是共和国建国初期拍摄的第一批革命老区电影之一《银湖游击队》的家乡，“银湖水，长又长，银湖岸边是家乡。青鱼青，黄古黄，野鸭戏水荷花塘……”电影的主题歌早在60年代就唱红了大江南北，齐天明这一代人正是唱着“银湖水，长又长”长大的。在银湖地区三百多平方公里幅员上，河湖港汊密布，渔农水系发达。蜿蜒的内荆河从银湖县城东郊的长江排水闸出发，流经湖岸飘香的“野鸭戏水荷花塘”，流经齐天明老家的村庄，流经银湖、内荆两县16个乡镇，最后从内荆县城关西郊流入百里银湖。古老的内荆河与湖区沟网相交循环，编制出沿湖两县湖区的一道自然生态水系。因此，这里也被人们称之为梦里水乡。

美丽的银湖滋养着一湖两县肥沃的土地，古老的内荆河养育了两岸渔农兼作的人家。走进陶一佬村，纯朴的乡村气息扑面而来：牛棚接屋，小猪唱午，家禽遍地，黄狗绕墙……美丽的乡村童话讲述着内荆河畔一代又一代生活梦想。

陶一佬村的人户依河而居，背田而立。村庄河堤段中央岔出一条杨柳树簇拥的大路，这条大路与内荆河堤呈丁字形把村后的垸子一分为二，直接通往垸子尽头的高字台。高字台是老村的遗址，现在已经变成了村里的祖坟坡梁地。通往高字台的这条大路叫做一佬堤，在一佬堤与内荆河堤交汇处左边，有一户小三间土坯房人家，这就是齐天明的家。

齐家三间房子的中间是堂屋，堂屋后面的套子间是厨房，房屋东西两厢是隔开的房间。这三间小房屋里住着齐家老少八口人，齐天明的大哥齐天红和大姐齐

年桂已经完婚。齐年桂出嫁了不在家住，齐德良老两口和齐天红小家三口，再加上次女闰桂、三子天斌、小女秋桂三个，齐家一大家人口就挤在这三间土坯房里。自从齐天明去城里上学走了，他就好像在齐家没有立足之地了。

好在是六月三伏天，齐天明不需要在家打地铺，晚上只要搬上家里的竹凉床就可以上一佬堤露宿了。一佬堤上的杨柳树树大根深，大热天里这道堤上十分凉清，是一佬村人白天躲阴夜间乘凉的好地方。每到夏天，村里大人小孩上一佬堤乘凉露宿的不少，一张张竹凉床一字排得老远。每到傍晚，附近的几户人家还总是近水楼台地抢占堤上的好位置。齐天明心想，将就将就吧反正过几天就走，他在暑假前就跟学校工艺美术厂的老师说好，组织几个同学暑假去那里帮忙打石膏，一天还能挣一块两毛钱。

头天晚上，齐天明十点多钟才搬着凉床过来。一佬堤上的近位子已经被人家占满了，他只好往垵子开线远处走。到这个时候，齐天明的凉床也只能摆在最后一个了。他在树干上扯起大布夹被套撑成临时蚊帐，一头钻进去就睡了。这种厚厚的夹被套蚊帐还真管用，把被套封边的两角用麻绳系在两头的树干上，再用与凉床同宽度的两根小竹棍在里面撑开两头，罩在凉床上的夹被套蚊帐就算支起来了，既能防蚊虫叮咬又能遮住夏夜里浓重的露水。村里家家户户都有这种自制蚊帐，有的在堤上抢不到位子，干脆就在家门口用枋担扯着夹被子露宿了。

“金娃，金娃……”半梦半醒之间有人在喊齐天明的乳名，他掀开夹被套蚊帐迷迷糊糊地望着来人：“嗯，你……”来人伸手拧了一下他的膀子：“嘘——，起来。”他这才清醒：“去哪？”“高宇台，我先走。”方思情轻声地说。

农历下弦月的天很黑，要到下半夜才亮。齐天明纳闷的是，这黑漆麻乌的天色一溜的凉床蚊帐，方思情怎么就知道他在这？

明媚芬芳的夏夜，凉风拂面的垵堤。空气里飘着无名野花的清香，不知名的蝉虫在浅声低唱。弦月初露，夜色熏微。齐天明瞄着路中间的浅色带一阵快步疾走，很快就追上了方思情。方思情见齐天明跟了上来便放慢了脚步，他们沿着儿时捉迷藏的路线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

齐天明还在纠结刚才的问题，不禁问：“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张凉床？”方思情轻声笑了：“你家的夹被服补丁最多，还用眼睛？格憨巴，用手摸！”齐天明无语。他看不清方思情脸上的表情，正想往前凑近点看看，方思情一把捉住齐天明的手拉着他继续往前走。他们走了好一阵子，方思情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告诉齐天明说，她有对象了，对方同意按养父养母的意愿倒插门。还说，对象就是他们初

中时的同学范四海。

垸子里传来“咯咯咯”的蛙鸣声，三点两点地敲击着齐天明的心扉。不知怎的，齐天明感觉心里有点慌乱，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方思情的话题，只觉得有一种莫名的苦涩在心里涌动，他无法回避又无法排遣……在齐天明还来不及和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又如何说该说些什么的时候，方思情打破沉寂地对他说：“范四海待父母很好，要是……”

齐天明紧张地岔开话题：“嘿嘿嘿——，我们一起光屁股抽藕簪，还半夜三更爬到队屋顶上戳麻雀窝呢。”他借范四海说起了他们中学时的顽皮。之后，他又跟方思情讲起了校园里的趣事。方思情默默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不知什么时候，下弦月已经挂上天空，微风开始抚弄一簇堤尽头婆婆起舞的杨柳。齐天明这才发现，他和方思情都已经长大了。方思情好像在回避什么，似乎故意在和他拉开距离。她一直听齐天明说着，不时地发出一两声叹息。不知不觉地他们来到胡家剅子后堤的放牛场。村里的那口窑还在，只是荒芜成了一丘坟茔，里面埋藏着那个孩子王的记忆。再往前面就是高字台了，那里是村里的祖坟地，这一带是他们儿时打滚的地方。

方思情见齐天明收住了话题，便轻声地说：“下个月就和四海去登记，等到腊月完婚之后，明年一开年就去南方打工。”她说完侧过脸默默地望着齐天明。齐天明知道方思情在期待什么，他的女友也是他们俩的初中同学，现在已经是江城文工团的优秀舞蹈演员了。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心中的目标一直激励着他不懈努力。是她在牵引着他前行？还是他在追寻着那次青草坡上的相遇……冥冥之中，齐天明又回到了刚上初中的时候，银湖中学操场上，初中高中12个班级300多名学生列着方队。站在最前面的是刚入学的4个初中班，齐天明是初一（1）班的班长，方思情不在他的班上。学校操场上站满了学生，他不知道方思情站在哪里。

“罗艾贞！”“到！”

“齐天明！”“到！”

“出列！”“是！”

“向前一步走！向右转，齐步走。”

齐天明和罗艾贞都是刚入学的新生，两个人被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带到最边上的队列里。他已经记不起方思情当时站在哪里……“全体请注意，现在出发！”伴随学校广播里雄浑激越的解放军军乐响起，为期一周的银湖中学全校军训拉练正式开始。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军训是单独的，高中班的大文艺范儿等着刚入伙的



小清新接班。300多号人的大队伍只有校园的广播音乐相送，一台收音机却成为宣传队20多名队员的特殊待遇。他还记得是收音机的音乐伴随他们最后出发。也不知道为什么，宣传队没有跟随大部队拉练的路线走，只是向前绕了一个圈便向另一个方向前进。前面是一个高高的青草坡地，队长一声令下：“原地休息！”

一阵急行军之后，宣传队的队员们在青草坡中央席地而坐。齐天明和罗艾贞两个新人被甩在最后面。就在这个时候，队长带着的收音机里正播到一个广播剧里的歌曲：

……

青草坡上你我相遇

相遇，蓝蓝的天青青的地

天地间只有我和你

蓝蓝青青的，都是甜蜜的话语

朵朵的淡淡的紫色的花衣

你是勿忘我，我是勿忘你

……

这是广播剧《勿忘我》的插曲，同学们向队长那边围了过去。只有他和罗艾贞两个新队员落在后面。

“哎——，齐天明，你们在那干嘛？”队长在喊话。齐天明扶着罗艾贞的胳膊有点着急：“罗艾贞同学她……哎，你怎么啦？你说呀？”罗艾贞蹲在地上直摇头：“我肚子不舒服，嗯……跟他们说，我、我没事的！”齐天明说：“队长，她有点不舒服，她又说没事的！”队长说：“好吧，交给你照顾她了，啊！”……这是他和新同学新队员罗艾贞的第一次相遇，在那片青草坡地上。和广播剧里的那首歌唱的一样，也是蓝蓝的天青青的地，他们相遇在广播剧《勿忘我》的歌声里。那天正遇上罗艾贞初潮，她好害怕好尴尬，齐天明傻傻地陪在一边跟她说话。从那以后，广播剧里的那首歌曲便成了两个人喜欢的秘密。直到两个人高中同桌时，他当了宣传队队长，她成了县文工团编外舞蹈演员。她买了一台收音机，只要是遇上重播《勿忘我》那个广播剧，她就要拉着他一起听。广播剧里播的是一个村姑爱上老知青的故事，因为家乡没有火车，他们俩特别喜欢广播剧里的火车隆隆汽笛长鸣……

“你说话呀？”方思情见齐天明呆呆地站在对面：“想什么呐？”“哦，嗯挺好的、挺好的！你和范四海的事情。”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又一阵无奈的沉默之后，齐天明转过身来看到方思情的眼睛透着莹莹的光亮，便诚惶诚恐地转身向后堤高处的高宇台攀爬。

方思情站在放牛场中央，轻声地唱起了李谷一的《乡恋》：我的情爱，我的美梦，永远留在，你的怀中。明天就要来临，却难得和你相逢，只有风儿，送去我的深情……唱着唱着，方思情的声音渐渐地变得低沉哽咽起来，身子瑟瑟地颤抖着，眼角的泪花在月光的折射下扑闪着凄婉的荧光。猛然间，齐天明想起《青春之歌》来，想起林道静和卢嘉川的爱情故事……林道静写给卢嘉川相知相爱的那几行小诗闪现脑海：

……

夏夜，明媚芬芳的夏夜啊

你的窗外盛开着无名的鲜花

明月照着你安睡的脸

夜莺也在低声地歌唱

它唱，唱——

倒下的勇士你知道吗

你心爱的姑娘拿起了你放下的枪

……

当时，齐天明在读到“你心爱的姑娘拿起了你放下的枪”时，不禁潜然泪下。他为卢嘉川的英勇牺牲感到痛苦悲愤的同时，也为卢嘉川和林道静的爱情伤心不已，他在怜悯林道静的孤苦伶仃中失声痛哭了……《青春之歌》是他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现如今，他却在生活里读到了林道静……

明媚芬芳的夏夜带走了齐天明和方思情的过去，他们在高宇台数完了儿时的星星，一直数到村里狗叫鸡鸣。天快亮的时候方思情走了，含着泪。齐天明木然地望着方思情消失在一佬堤杨柳树间的背影，心里顿生一阵凄恹……

齐天明在家里过了一夜就提前返校了。心里惦记着女友罗艾贞，他想尽快摆脱在老家时的那种惴惴不安，好像只有见到罗艾贞了才能安静下来。

中午一点多钟，他到江城文工团找她，不巧赶上团里在排演节目。他从窗户里向她招手她看见了，过了一会她从侧门出来。

“这么早回来干嘛？”她在违心说话，语气有点嗔。

“你不想我回来？那我走啦！”他也跟着装。

“哎哎，等我一会，就一会。”她每次都是这样先装着后被他装的扛不住。